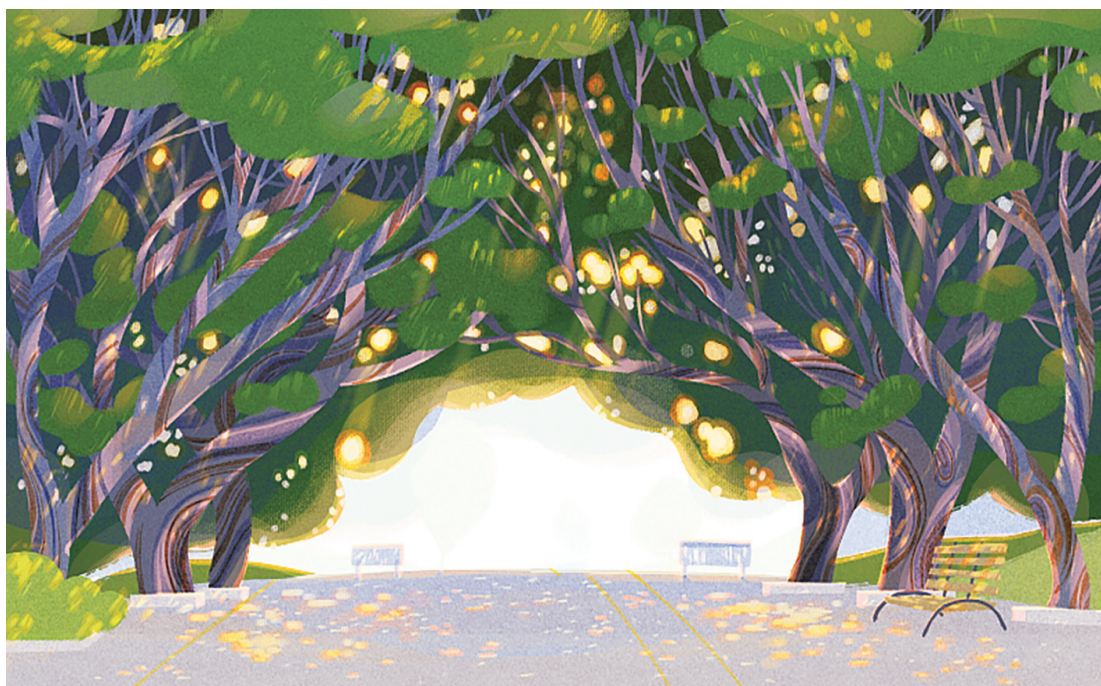




本土文本

梧桐树下的小男孩(小说)

□张春风



江海新韵



清水园(外一首)

□罗望子

另外那个地方
叫清水园
坐在清水园写作的那个人
是另外那个我
他和我一样腹胀、眉头紧锁
卷帘门外洒进另一道光
另外那阵风
卷起另一堆灰尘
马路上
过往的是另外那些汽车、电
动车、小三轮
另外那些女人
身穿另一季的衣裳
扫来另一种眼神
异乡人的确来自另一个村
操另一种方言土语
另外的语气另外的手势另外的呼吸
衬托与支撑起
另一个我

另一片叶子
呈现另一种色泽
另一朵花
怒放另外的香
另一棵树
承载另一声惊雷
另一个时间
我们交流另一段情感
来来往往的总是
另一个故乡

写作时我用另一个名字
佯装突出另一种表达
如此说来 相对于清水园
星湖湾同样是另一个地方
当我与另外那个我相遇
他们相认相拥还是相互指
责?
另外那些人
坐在另外一个草垛或长椅上
微笑或仇视
他们出自我的另一种幻觉
还是另外那个我的杰作?

◎任朝暮

我羡慕有食欲的人
他们吃什么都是香
我羡慕有性欲的人
他们看什么都加一只眼
我羡慕有性欲的人
他们精力无极限创造无限
我羡慕赏花的人
看看去
他们把自己看成了一道景观
我羡慕天天喝酒的人
他们拥有另一只强大的胃
我羡慕一切有欲望的人
他们在想象中偶然中抑韵
淋雨一直走
世界在欲望中放生
欲望让世界获得新生

春天的修辞(组诗)

□张士达

◎桃花辞

一树桃花
托保护的福
千年含笑春风里
古往今来
一个窈窕淑女的形象
醉了多少文人墨客
天光云影
在她的头顶徘徊
湖光山色
在她的面前自愧不如

啊! 娇艳的桃花
引得许多小蜜蜂寻香而来
梦牵魂绕
蝴蝶投去羡慕的目光
多情地跳起舞蹈

春风吹开了桃花
桃花点亮了春色
她以如火的热情
如霞的韵味
回报脚下的土地

◎鸟鸣声里滴落的韵味

春天的凌晨
天气乍暖还寒
风霜尚有几许锋芒
福寿鸟总是赶在天亮前
把清脆悦耳的歌声一串串
献给和煦的村庄
欢乐,在枝间荡漾
启明星听得入神
差点忘了退居二线
这位风度儒雅的黑夜歌手
是村庄上最早醒来的居民
把自己满腔的热情倾泻
以通俗的曲调
对农人的辛劳给予褒奖

◎春风,为东疆梳妆

当一声春雷炸响
抑或第一缕阳光从海上升起
春风精气神提振
就像笑意盈盈的俊俏姑娘
为东疆巧手梳妆
她轻轻地掠过小城高楼
来到车水马龙的街道
优雅洁净的小区
悄悄地播种绿色希望

她深情款款移步美丽乡村
仿佛仙女散下五彩缤纷
只见玉兰、桃花、海棠
次第绽放
油菜花更是把田野染成金黄
招蜂引蝶,香气扑鼻
此时,大棚一望无际
仿佛一座座取之不尽的金矿
在她的头顶徘徊
湖光山色
在她的面前自愧不如

啊! 娇艳的桃花
引得许多小蜜蜂寻香而来
梦牵魂绕
蝴蝶投去羡慕的目光
多情地跳起舞蹈

春风吹开了桃花
桃花点亮了春色
她以如火的热情
如霞的韵味
回报脚下的土地

宛如可爱的纯情少女,
托春风寄出一腔柔情蜜意,
坦诚地敞开心扉,
吐露金黄的真情。

风和日丽,春回大地,
万物从噩梦中苏醒,
北归的大雁抖落一路风尘,
捎来了喜讯。
油菜便手舞足蹈,
一花怒放,万朵盛开,
开得多么虔诚又大方,
灿烂而热烈,
肆意而汪洋,
金子般的心发烫。
扑鼻的芳香,
招来道道的花蝴蝶,
辛勤的小蜜蜂,
还有,蜻蜓在悠然地徜徉。

油菜花,那是甜蜜生活的源泉。
她开在沟壑纵横的脸上,
风干了许多忧伤;
开在游子心海的千万朵乡愁,
激起汹涌波浪。

置身于乡村阡陌之上,
眼前的景象,
令人痴迷到无法想象。



了,只有蝉在叫。远远地,莫晓晨看见一个环卫女工坐在树下乘凉,垃圾车堆得满满的。

莫晓晨打开车窗,柔声问道:“大姐,你每天在这工作?”
环卫女工擦了擦汗:“是啊!”
“今天,有没有人在附近找孩子?”
“没有呀!”环卫女工往上拉了拉口罩,“谁家孩子丢了?”
“没有最好!”莫晓晨摇下车窗,笑眯眯地走了。看来,小男孩真是被遗弃的。莫晓晨心情大好,立马去商场买了许多玩具回家。

进门后,小男孩正在哇哇大哭,沈冲手足无措急得团团转。“哎哟,你可回来了。”
“宝贝,怎么了?”莫晓晨连鞋都没换,立马跑了过去。
“我要妈妈……”小男孩边哭边说。
“我就是妈妈呀!”
“你不是妈妈……”小男孩哭得更大声了。

莫晓晨灵机一动,将玩具拿了出来:“宝贝,来玩冲锋枪吧,还有奥特曼呢!”
小男孩破涕为笑,乖乖玩了起来。
莫晓晨这才长舒一口气。
“我总觉得蹊跷!”沈冲眉头紧皱,“他为什么被丢在马路呢?莫非有病?”
“你才有病呢!”莫晓晨白了他一眼,“有病我也要领养他!”

“我只是怀疑,保险起见,先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吧!”沈冲瞥了一眼小男孩,“明天,你再去打听一下,我可不想不明不白。”
莫晓晨听出了弦外之音:“老公,你答应领养他了?”
沈冲“嘘”了一声,指了指小男孩。莫晓晨欣喜若狂,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子。

第二天清早,朝阳红彤彤地挂在树梢

上。莫晓晨特意起了个大早,驱车来到幸福街。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一切都井然有序。看来,没有谁丢了孩子。

很快,莫晓晨又看见了环卫女工,此时,她正麻利地清扫落叶,额头汗渍渍的,在阳光下闪着光。

莫晓晨摇下车窗,有些纳闷:“大姐,昨天不是你打扫吗?”
莫晓晨依稀记得,昨天的环卫女工是长发,今天却是短发。

环卫女工有些慌乱,说话结结巴巴的:“昨……昨天也是我呀!这是我的片区,你一定记错了。”
莫晓晨也没细想。也许,真是自己记错了,环卫女工都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大清楚。

“请问,今天有人在附近找孩子吗?”
环卫女工有些茫然:“谁找孩子?我5点就出来了,没看见呀。”
这是莫晓晨最想听到的话。“谢谢啦。”话音未落,车子已经一溜烟开出很远。

回家后,莫晓晨带小男孩去了医院。折腾半天,结果出来了,小男孩非常健康。“太好了!下午就去派出所,然后去民政局。”牵着小男孩的手,莫晓晨幸福地遐想。

这时,迎面走来几个穿制服的环卫女工。莫晓晨愣住了——她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一个长发,一个短发,正是幸福街的环卫女工。要不是她们站在一起,还真难辨认。

“明明不是一个人,为什么骗我?”莫晓晨十分好奇,跟着她们走进了住院部。坐电梯,上8楼,环卫女工走进一间病房。门虚掩着,在一张病床前,她们围在一起说话。小男孩好奇地张望,突然,挣脱莫晓晨的手冲进了病房:“妈妈……”

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

春韭唱出的诗歌(散文)

□关立蓉

春韭,春天的韭菜。春初的韭菜,生于土中,长到四五寸,茎白叶绿,绿油油一片。

韭菜是人间烟火味及其浓郁的一种蔬菜,属凡俗之品。在古代,春韭被列为时蔬的第一位,难得佳味。古人在每年的正月初八这天,把韭菜和肉一起炒,再裹以薄饼而食用,称之为春饼,这是春天的美食。这凡俗美味,因为有了诗人的钟情,又平添了一份温婉和雅致。

某天春日,南朝诗人沈约偶有闲情逸致,褪去襦衣博带,着件短衫,察看自家的菜园,但见亭亭玉立,葱茏一地;初菘向堪把,时韭日离离。诗人忍不住剪去一把韭菜,想到割取还能速长,心生欢喜,野菘剪不尽,春风吹又生。

韭菜有诗意,不单单因为它绿过人,香味浓烈,还因为它有一种山野品

格,抗寒耐热。冬季地表部分枯死,春风入暖,又萌发生长。但他从众多的山肴野蔌中脱颖而出,还亏了南朝隐士周彦伦(周颙)的现身说法,拉上了卫将军王俭和文惠太子萧长懋同台献艺,可谓“春韭”的最强代言人。卫将军问山中隐士:“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菜食何味最佳?”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隐士的几句作答,何其让人神往,粗茶淡饭,戒荤全素,也可以色彩缤纷,清苦中独享一份清静。春韭,给隐士带来一缕人间香味的慰藉。

到了唐朝,诗人与韭菜就发展出更深的缘分了。杜甫访问老友卫八,卫八是位处士,以山野之味待远道而来的好友,雨夜割来的春韭嫩嫩长长,刚烧好黄粱掺米饭喷喷香,再加上一壶好酒,杜甫诗兴大发,写下了千古名篇:《赠卫八处

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这样坦荡的友谊,后人羡慕不已。把酒话情谊,原来无须山珍海味,一把春初早韭炒鸡蛋,足矣!

在挑剔的美食家苏东坡的眼里,春韭实在是好滋味,一句“满园春韭随意剪”,何等潇洒。亭亭玉立的春韭赏心悦目,只要瞟一眼便满口生津。在满园春韭里放飞自我,用美食愉悦心情,令多少人心驰神往。

再看湖湘三公子之一陈三立,看见道旁的菜园里蔬菜长得春意盎然,写下:韭甲菘苗纵复横,清渠倒引白虹明。游人指取春深处,恰有晴鸥一片声。韭菜叶,白菜苗,纵横交错,倒引来清清的渠水,美得像白虹鲜明。韭甲菘苗的背后,有沈约,有周彦伦,有杜甫,有苏轼……

上帝不会创造直线(散文)

□陈凤兰

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说:“上帝不会创造直线。”言外之意就是,上帝创造的只是曲线和不规则的线条。

举目四望,周遭确实如此。除了建筑工人们用各种测量工具铸成的垂直、平行线条,更多的都是些杂乱无章的、混乱无序的图形。哪怕是黄河九道弯,哪怕是钟乳石千万年的累累叠叠,哪怕是绵延千里的山峦起伏。似乎无序、混乱、芜杂才是自然的主场,而有序、规则却是个意外。

“人间四月芳菲天”,各色缤纷花儿竞相登上炫美的舞台。先是鹅黄的迎春花,一条条,一串串,像是许多颗黄色的六角小星星在暗夜中闪烁,点亮了早春寂寞的园地,唤醒了萌动的其他生命。继而白玉兰开始爆开,先是一朵微展,不久又一朵裂开花苞,最后一树硕大的白蜡烛似的蕾苞急切地崩开,舒展出白莲花般的圣洁。当满满当当的一树白玉兰

花怒放,那是怎样的一种奢华,一种炫耀。远远望去,像是满枝头的和平鸽伫立不动,又像是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闪亮。白玉兰是一种落叶树,当花儿盛开时,一叶全无,一芽全无,只有白色的花儿,或绽开,或含羞,那是怎样的一种奇观,一种纯粹呀。

等到樱花上场时,其他垂丝海棠啥的霎时黯然失色。先是露了红的蓓蕾悄悄现了身,不久就探出头来,慢慢露出真颜。等到南风再次吹拂,樱花们像是一夜之间得到指令,“哗”的一下脱下外面褐黄色的苞衣,伸一个懒腰,旋转开粉白的裙摆。樱花大多是重瓣的,一层一层,重重叠叠,像是哪个富家女炫耀着里外几层的华美裙裾。而那样的淡粉,重一点太过厚重,浅一点太过轻浮。唯有二八少女的清纯,配得上春天的青春与蓬勃。

春天里,我们把目光从蓬乱的树丛中移开,从七零八落的废墟上移开,从脏

乱的垃圾上移开,从周遭无序混乱中移开。我们在寻找,寻找暗淡色彩的亮色——鹅黄、粉红、酱紫、靛蓝、绯红,寻找芜杂线条中的有序——圆形、星形、抛物线形、平行线形。最终,我们寻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花儿,它们是色彩与形状的精妙组合,它们是偶然与必然的玄妙集聚。在一朵花并上,你看到了有序与理性,你看到了规则与偶然,而这偶然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上帝的匠心独具。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一件很小的东西里也可能隐藏着很大的道理,一件很平凡的事情里也可能隐藏着大智慧。而春天里盛开的一朵花,就是荟萃了天地偶然的无限性,最终成为我们赏心悦目的载体。

对于空间而言,一朵不足一掌的花儿,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攫取了我们涣散的目光。蛊惑我们走近它,凑近它,闻它的香,赏它的形,观它的色。它微

中年女人。一见小男孩,立马挣扎着起来,哽咽道:“豆豆,你上哪儿去了?”

女人叫阿芳,也是一名清洁工。平时,她在城里打工,把三个孩子丢在了老家。前几天,小儿子豆豆想妈妈了,让人送了过来。阿芳上班时,豆豆由一个老乡照顾。

昨天,老乡临时有事,阿芳只好带豆豆上班。阿芳怕他乱跑,就拴在一棵梧桐树下。谁知,她不小心被车撞了,肇事司机逃逸。幸亏遇上好心人,打了120急救车。在医院,阿芳一直昏迷不醒,几个姐妹纷纷慷慨解囊,垫付了医药费。阿芳住院,姐妹们担心她工作受影响,就轮流打扫她的片区。可是,她们不知道孩子丢了。今天,医院又下发了催账单,趁午休时间,姐妹们凑在一起想办法。庆幸的是,阿芳苏醒了。

听完经过,莫晓晨唏嘘不已。
突然,有人惊讶地喊道:“沈处长,您怎么来了?”莫晓晨回头,是老公沈冲,还拎着一个果篮。

沈冲长叹一声:“幸亏有人告诉我,不然,我还蒙在鼓里呢。遇到困难,怎么不找我呢?环卫部门是个大家庭,不会坐视不管的。对了,肇事司机已经找到了。你好好休息,算病假。”

阿芳有些不好意思:“沈处长,都怪我自己。我不该带着孩子上班,干活一心二用,给你们添麻烦了。”
莫晓晨摇了摇头:“不麻烦,我可喜欢豆豆了!”

豆豆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莫晓晨有些怅然若失。
阿芳看出她的心思,笑眯眯地问:“你要是喜欢豆豆,可以经常过来看他呀!”莫晓晨大喜过望:“真的吗?我能……能不能认他当干儿子?再让我带几天?”阿芳笑了:“当然!只要你不嫌弃……”

穿越历史空间的遥远回声。

先生与韭菜,还有一则趣闻,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先生腰脚尚健,归金陵小住,以轻车载之游园,出中山门,见道旁秧田成簇,丰腴翠美,先生顾而乐之,语其车中同伴曰:“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也长得这样齐整!”闻者大笑,以为先生故作诙谐,而先生穆然。先生写过“韭甲菘苗”这样的诗句,盖能辨菘麦,偶有混淆,是其心地浑厚质朴如此。

有时候,我想,年老了,回故乡做个菜农,只要有一片属于我的一亩三分地,种上一畦韭菜,在一夜春雨之后,去菜地里割下一茬茬经过了雨水润泽的韭菜,炒着吃,味道鲜嫩而爽口;包一顿韭菜馅儿饺子,透过薄薄的饺子皮,看到里面如翡翠般绿莹莹的韭菜。在香气蒸腾中,读上几段关于春韭的诗词,该是多么幸福!

不足道,却成了春天诗人歌颂的对象;它具体而微,却成了哲人思考宇宙的切口。

对于时间而言,一朵花的花期,往往就屈指可数的十几天或者几十天。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里,一棵花树基本以叶片的沉默来对抗着漫长的时光。可就是这短暂的花期,花儿也要用一年荟萃的精华来吸引蜂儿蝶儿,来魅惑人们的迷离的眼神。韶光易逝,青春难驻,唯有刹那的芳华足以永恒一现,才不枉天地的造设。

于时空而言,花是渺小而短暂的;于时空而言,花也是博大而永恒的。它是天地之间所有理性、有序、规则的集合体,它以一时的芳颜对抗所有的混沌、无序、杂乱。

当一位园丁拿着他的剪刀来到花园,我知道:他在努力塑造他的审美以对抗上帝。哪怕那么无力,那么微弱,但稀缺的美永远彰显着人类的伟大,彰显着我们灵魂超越上帝的神性。